達賴十四誕生前後的拉薩（三）

節錄自《雪域境外流亡記》

尹建新　譯

達賴靈童被領著從大昭寺經過布達拉宮脚下，穿過了拉薩城的西大門，然後走了二英里，來到了羅布林卡。達賴靈童被安排在這一長列隊伍的最後面。靈童被帶進了他前任的居室，他指著一個小盒子不動聲色地大聲說：「我的牙齒在那裏。」侍從打開這個盒子之後，驚奇地發現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全副牙齒都在裏面。然而，並非只有他們才感到驚訝。對於這些，達賴喇嘛自己也非常激動。數年之後，他這樣描述了他進入拉薩時的情景：「當人們看著我從他們面前經過時，我可以聽到他們高聲叫喊：『我們幸福的日子來到了。』我感到似乎是在做夢……彷彿我在一個大公園裏，四處都是美麗的花朵，微風輕拂而過，孔雀在我面前翩翩起舞，空氣中散發著令人心醉的野花芬芳，回盪著自由幸福的歌聲。」

不到七個星期，攝政王就爲拉木登珠在大昭寺舉行了剪髮儀式，靈童發誓皈依佛教，並給他起了法名，叫江村强百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聖佛、光輝、雄辯、憐憫、佛教博學的衛士、智慧的海洋。不久後，也就是一九四〇年二月廿二日，這時名叫丹增嘉措的靈童還不足五歲，就在布達拉宮的東大殿裏舉行了盛大的坐床儀式，在他還沒有成年之前，就被立爲西藏至高無上的僧俗領袖。

從地理和民族角度看，年幼的丹增嘉措所統治的這片國土都是另外一個世界。西藏高原地處亞洲大陸腹心地帶，面積與歐洲相仿，周圍是地球上最高的一些山脈——南面是喜馬拉雅山脈，西面、北面和東面是喀喇崑崙山脈、崑崙山脈、岷山和大雪山。只有在東北面，也就是在烟波浩淼的青海湖畔，才有一條暢行無阻的通道，能夠進入西藏高原。它蜿蜒於崇山峻嶺之間，人們一

旦來到這裏，世界的其他地方就落在脚下了。西藏的平均海拔爲一萬五千英尺——比海平面高三英里，是地球大氣層厚度的一半多，是大氣層下面的濕氣層的四分之三。這個國家擁有令人神往的美麗風光。西藏的中部是無邊無際的羌塘，即北部平原——這裏是貧瘠的荒地，土壤含鹽和硼砂，冰川河流縱橫交錯，清澈的湖邊閃爍著白色的鈉。在南面，沿著雅魯藏布江（即布拉馬普特拉河⑧）流域是西藏三個行省中的第一個行省——衛藏⑨，也就是西藏中部地區。衛藏就如同西藏西部地區一樣，氣候乾燥，風沙很大。它位於喜馬拉雅山脈的背風處，只有在短暫的夏天雨季期間草木才返青。鈷藍色的天空，掛著彩虹，熾熱的陽光灑滿了寬闊的河谷。二萬英尺高的壯麗山峯將這些河谷分隔開來，人們也可偶爾幸運地看到河堤上一小片柳樹、楊樹或核桃樹林。東部，高原河谷海拔低一些，也沒有那麼開闊，這就是西藏的第二個省份康省。這裏不勻稱的山坡上，生長著茂密的森林。高山峽谷裏奔騰著亞洲的幾條大江大河：薩爾溫江、湄公河、長江。康區擁有大片森林資源，這裏有落葉松、雲杉和柏樹，森林中棲息著熊、狼、猴、豹、熊貓、布穀鳥和鷹。康區地勢最爲險峻，是西藏最難進入的地區。北面是西藏的第三個行省安多。安多一直延伸至崑崙山脈和祁連山脈，地形地貌頗爲壯觀。安多的高山平原與森林河流一道構成了一幅風景優美的畫面，與美國西北部的風光相似——極目遠望，遼闊的草原無邊無際，毗連著峯頂覆蓋白雪的高山，山坡上一羣羣羚羊、犛牛、野驢正在吃草。

西藏的七百萬人民是與蒙古族有種族聯繫的遊牧部落的後裔。根據藏族自己的傳說，他們的國家曾位於一淺海之下，事實的確也是如此。淺海消失之後，一隻猴和一個女妖來到了這片開闊地，定居下來。這隻猴子是大慈大悲菩薩堅熱斯⑩的化身，它平靜安寧，喜於沉思。它隻身居住一洞穴裏，一心一意修禪。另一方面，那個女妖則易於發怒，剛愎自用——這個殺生成性的傢伙性欲也是滿足不了的。她在原野裏拚命發情呼叫，想招來一個雄性伙伴。猴子聽到這些呼叫之後，心中充滿了憐憫之情，來到了女妖身邊，與她生活了很長時間，生了六個孩子：這些就是藏族的始祖。

這些後代生下來就沒有尾巴，也無明顯的猿猴特徵，他們相互通婚，人口也就成倍地增加了。像父親的那些後代溫柔聰明，而那些繼承了母親秉性的子孫則殘酷、放縱、毫無節制。開始，這些人居住在衛藏貢波里山的山洞裏，這些山洞是女妖的，後來他們逐漸擴散開來，在這塊國土的其他地區也有了他們的後代。公元前一二七年（原文如此——編者），洞穴南面的雅鸞河谷推選出第一代藏王，名叫聶赤贊普。他的這個朝代共有四十一位藏王，這就是西藏歷史上的第一個一千年。

早期的頭人爭權奪利，部落之間不時發生衝突，他們只是鬆散地結合在一起。然而，到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贊干布時期（六〇九—六四九）（原文如此——編者），他將這些頭人和部落統一起來，形成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紀之後，這個帝國達到了極盛時期，成了亞洲最大的帝國，地域遼闊，東起失陷的中國都城長安，西至帕米爾高原和撒馬爾罕⑪。

第三十七代藏王赤松德贊（七四一—七九八）（原文如此——編者）在擴大疆土方面，在西藏歷史上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矛盾的是，招致這個帝國崩潰的居

然也是他。赤松德贊以前的王室只是將外來宗教——佛教當兒戲，而這位藏王卻牢固地樹立了佛教不訴諸暴力的信條，使佛教壓倒了西藏的原始宗教笨教。這樣，他就撒下了政治、文化大動亂的種子。到九世紀中葉時，這場大動亂摧毀了王朝本身。其後的四百多年，西藏陷入了分裂，諸王子和僧侶各自立國，爭鬥不已。最終於十三世紀建立了中央政權之後，西藏卻付出了代價：西藏納入了元朝的版圖。然而，儘管雙方形成了這樣的關係，卻仍然達成了獨特的諒解：保證這種臣屬關係沒有任何實質內容，只是名義上的而已。

一二〇七年，西藏的主要統治者得到了成吉思汗的部隊正在進軍的消息，他們籌集了一筆錢財，給蒙古人進了貢，這才免遭侵略。但是，三十二年之後，由於西藏沒有繳納歲貢，致使成吉思汗的孫子闊台汗入侵西藏。他採取報復行動，焚燒了拉薩北面的熱振寺，屠殺了五百名僧俗民衆。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位蒙古王子却要拜薩迦班智達爲師，薩迦班智達是西藏四大教派中排列第二的薩迦派的領袖。薩迦班智達同意了，因爲他獲得了統治西藏中部的僧俗大權作爲回報，這些權力後來由薩迦班智達的侄兒八思巴從闊台的接班人忽必烈汗手中接管了過來。因此，所謂的法師與保護人的關係就正式建立了起來，一方面蒙古人聽信於這位卓越的西藏喇嘛的宗教權威，而同時又認爲這個國家是屬於蒙古人的勢力範圍。由於這種關係，在忽必烈汗獲取國家的王位之後，西藏與中國也就鬆散地結合成一體了。一百年後，隨著薩迦權力和蒙古人地位的衰退，這種關係破裂了。接下來的三個世紀是西藏享受獨立的時期。爾後，新教派格魯派於一六四二年在其領袖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利用蒙古人的支持，戰勝了其他教派的競爭，建立了格魯派的統治地位。不久之後，滿洲人在中國建立了第二個外族人的王朝，他們取代了蒙古人世俗保護者的地位。歷代達賴喇嘛只是象徵性地與滿洲人結盟，而由他們自己統治西藏。直到二十世紀，拉薩方面仍認爲它對北京只承擔禮節上的義務；這倒是轉移野心勃勃的大鄰國的視線的有效辦法。與此同時，西藏獨特的文明完全成熟了。

隨著西藏人自己早期帝國的崩潰，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一心一意酷愛戰爭的狂熱轉變爲對和平的熾熱追求，使全體國民的性格回到了早爲人遺忘的祖先的年代。這一轉變基本上得歸因於佛教觀念。佛教認爲，任何形式的世俗生活都充滿著痛苦，只有認識到生存歸根到底都是虛無的，才能獲得解脫——修成正果。傳播到西藏的是大乘佛教，這一教派特別强調成道是爲了普度衆生。因此，培育一顆憐憫的心，放棄世俗世界而獲得智慧，這些觀念改變了藏人的靈魂。狩獵、打魚、甚至傷害一隻小昆蟲也成了對佛教的褻瀆。轉經筒將經文撒遍江河；經幡在空中漫天飄揚，將祈禱送向四面八方；瑪尼堆⑫有房子那麼高，石頭上面刻有祈求佛陀保佑的經文，頂部尖尖的佛教聖人靈塔遍布全國，形成了一張碩大無朋的聖網，這些靈塔被絡繹不絕的香客連成了一個整體。在這個國家裏，以前每條河谷都有一座堡壘⑬矗立在山頂上，俯瞰河谷。在這些地方，如同城鎮般的寺院像雨後春筍一樣相繼出現，它們是學習中心和文化中心，後來寺院僧衆發展到占整個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

西藏的文化在寺院裏得到了繁榮。寫作、文學、醫學、美術、建築以及寺院裏高級階段的學習全部源於偉大的佛教經典（達磨）全集，在亞洲國家當中，西藏繼承了全部的佛教經典。一方面，一些僧人輪流管理西藏

的政務，另一方面，大部分僧侶則通過參加宗教儀式、學習以及天天坐禪孜孜不倦地追求成道，這些人早在孩提時代就步入了佛門。在格魯派寺院裏，學者們在參加佛學博士（格西學位）的最後考試前，要誦經辯經二十年。他們的努力只有那些終身隱居山洞或深山裏的苦行僧才能比得上，這些苦行僧只有手下幾個信徒來照料他們，無論是從精神還是從生理方面來看，他們都是最苦的僧人。西藏的著名宗教人士有四千，他們是活佛，能夠自行選定再生的時間和地點。當他們還是幼兒時，他們的信徒就確立他們爲活佛靈童，讓他們回到自己的寺院，再次擔負起普度衆生的偉大佛教任務。在活佛當中，主要有一些高級菩薩（即佛）的轉世，達賴喇嘛就是堅熱斯的化身，在西藏他是最神聖的人物，堅熱斯是保護西藏的聖人。

由於西藏的崇山峻嶺和佛教順應時勢的教義，因此供養僧侶追求這種無利可圖的宗教的世俗社會仍然是封建性的，但佛教的教義本質上卻滲透著民主思想。藏人生性熱情，講求實效，甘心接受命運的安排，從社會而言是保守，而個人則善於忍耐。他們生來喜愛等級觀念，多少世紀以來，各個階級之間界線分明，沒有變化。

西藏的原始居民是遊牧民，他們死守著這片空曠的高原，驅趕著大批牛羊，冬季和夏季在不同的牧場上放牧。他們居住在低矮昏暗的毛氈帳篷裏，講的是自己的方言，戴著笨重的護身盒，佩帶長刀，長袍的邊緣有一束羊毛——不過即使是在嚴冬，他們也常常鬆開長袍，讓胸脯袒露在外面。他們伏擊商隊以豐富自己的生活，當積雪太深無法活動時，他們就連續幾天背誦西藏偉大史詩「格薩爾王傳」。這些遊牧部落的鄰居過的是定居生活，遊牧部落遠離定居的村莊和城鎮，因此遊牧民從高地下來，只是爲了用肉和奶酪換取糧食、槍枝和日常生活用品。這些受到保護的谷地和河流盆地裏居住著西藏的大多數人口：他們是農民，長於種植業，主要作物是青稞，但農田貧瘠，極易流失，且氣候乾燥，降霜早，冰雹的破壞性也很大。但是，儘管有種種不利條件存在，而西藏人民却仍然比較富裕。這裏沒有飢荒，肉類儲藏得當可以保鮮一年，糧食可以保存一百年。由於這裏海拔高，細菌無法繁殖，因此疾病很少。一個家庭人口通常很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以及一妻一夫的現象並存。無論是在外面還是在家裡，婦女與男人享有平等地位，這樣的平等地位在亞洲無疑是首屈一指的。西藏社會壓迫性的主要特點是它的稅收制度：由於農民必須向當地居統治地位的大寺院、貴族或政府莊園繳納實物地租或勞務地租，所以農民就被地產所束縛，妨礙了他們在社會上的流動。

經濟上的改善全靠經商。秋收之後，一家就有一兩個男人外出經商。他們走的是古代商隊的路線，加入了大商人的騾子、犏牛和駱駝行列，南奔印度，東往中國，北去蒙古。茶磚、工具、烟葉、銀錠、馬匹、俄羅斯綢、日本火柴和美國香水全部進口；出口商品有麝香、羊毛、鹽巴、金粉、皮毛、草藥和犛牛尾巴，犛牛尾巴在國外用來做蒼繩撣和聖誕老人的小鬍子。商人用自己大包大捆的貨物組成柵欄，在裏面宿營過夜，火槍和猛犬是時刻準備著的。商人一般中午歇脚，因爲西藏下午就會起大風沙，離破曉還很早，他們就上路了。他們商業貿易最大的受益者是人數甚少的貴族階級，這些人總共不過三百戶人家，貴族與喇嘛一道構成了西藏社會的寶塔尖。